

中國歷史演義全集

後漢演義

蔡東帆 著

關於「後漢演義」

李 弘

漢朝分前、後漢或西、東漢。前漢自劉邦開國，到孺子嬰亡國，一共二百一十四年（紀元前二〇六年到紀元八年），後漢從光武中興，到獻帝亡國，一共一百九十六年（紀元五年到紀元二二〇）。其中過門，就是王莽的一段插播。

從血緣上看，王莽是當朝皇后的姪兒，實在不比漢景帝的後裔劉秀（光武帝）遠到那兒去，但是中國人算父系不算母系，所以王莽垮臺，垮在姓王不姓劉，他如姓劉，一切就好辦。

王莽生不逢時，他與自己同胞相見恨早，所以他的許多人道思想，在當時都行不通，例如他禁止買賣奴隸、防止高利貸、改革幣制等等，都是良法美意，可是他忽略了中國傳統的保守勢力，他自己又神經兮兮，最後搞得「偷漢」不成，被人圍剿，連屍體都被分吃了。

後漢開國的光武帝，是中國水準最高的皇帝。他出身太學，知道民間疾苦，也知道氣節與知識份子的 중요。他推崇不合作的知識份子，不論生死，都不例外：卓茂、譙玄不跟王莽合作，他推崇他們；但嚴光不同他自己合作，他也照樣推崇不誤，仍讓嚴光回去披羊皮釣魚。

光武帝的作風，影響了他的後代，下開「明章之治」的盛世。後漢的亂源是皇帝年紀太小，外戚奪權奪得凶。宦官和知識份子又有勢力，惹出「黨錮之禍」不絕，造成了權力核心的危機。雖然這樣，後漢的壯大仍舊超過前漢，外戚竊憲征匈奴，可以勒石到燕然山（杭愛山）；班超使西域，可以兜到五十多國的臣服，光此兩事，就可以想見。

另一方面，佛教的輸入，在中國思想上，也造成波瀾壯闊；加上原有陰陽讖緯的迷信，對日後中國人的思路，影響極為深遠。這種影響，伴同着筆墨紙硯的流行，更形激盪，一直到今天。

這部演義的內容，同樣承前啓後，包含着許許多多有趣的遠流，像「人心思漢」，像「差強人意」，像「咄咄逼人」，像「馬革裹屍」。……豐富的歷史，使我們神交古人，但知有漢，無論魏晉了。

第五十一回 受一錢廉吏遷官 劾羣閹直臣伏闕

却說第五種見忤權閹，被徙朔方，已是冤屈得很；那知單超更計中有計，叫他前往朔方，實是一條死路，不使生歸。原來朔方太守董援，乃是單超外孫，一聞第五種將到，自然摩厲以須，即欲將種處死。種前爲高密侯相，嘗優待門下掾孫斌，斌此時已入京當差，偵知超謀，亟語友人閻子直、甄子然道：「盜憎主人，由來已久；今第五使君當投裔士，偏有單超外孫，爲彼郡守，是明明前去送死哩！我意欲追援使君，令得免難；若我奉使君回來，計惟付汝二人，好爲藏匿，方可無虞！」閻、甄二人齊聲應諾。於是斌率俠客數人，星夜追種；行至太原，幸得相遇，當然格斃送吏，由斌下馬讓種，斌隨後步行，一晝夜行四百里，纔得脫歸，就將種交與閻、甄二家，匿處數年。至單超已死，徐州從事臧旻，爲種訟冤，始得邀赦還鄉，正命考終。惟單超於延熹二年病死，詔賜東園祕器，及棺中玉具；到了出葬時候，復發五營騎士，與將作大匠，築造墳塋，更令將軍侍御史護喪，備極顯赫。嗣是左悺、具瑗、徐璜、唐衡等四侯，越覺驕橫，統皆起第宅，築樓觀，窮工極巧，備極繁

華；又多取良人美女，充作姬妾，衣必綺羅，飾必金玉，幾與宮中妃嬪相似，所有僕從婢媼，亦皆乘車出入，倚勢作威。都中人爲作短歌道：『左回天，具獨坐；徐臥虎，唐兩鹽。』四侯權焰熏天，只苦不能生育，於是收養螟蛉，或取自同宗，或乞諸異姓，甚且買奴爲子，謀襲封爵；兄弟姻戚，都得乘勢攀援，出宰州郡。單超弟安，得爲河東太守，弟子匡，得爲濟陰太守；左悺弟敏，得爲陳留太守；具瑗兄恭，得爲沛相；徐璜弟盛，得爲河內太守，兄子宣，得爲下邳令。這班權閹家屬，統是無德無能，但知作威作福，可憐那無辜百姓，枉受折磨，無從呼籲。就中有下邳令徐宣，尤爲暴虐，蒞任以後，有所需求，定要弄他到手，不管甚麼理法。故汝南太守李嵩，籍隸下邳，生有一女，却是美貌似花，守身如玉。宣早聞他德容兼工，求爲姬妾，李嵩雖已去世，究竟是故家世族，怎肯將黃堂太守的女兒，配做閹人子弟的次妻？當然設詞謝絕；那知宣懷恨在心，既做了下邳令，就潛遣吏卒，闖入嵩家，竟將嵩女刎取了來，嵩女寧死不從，信口辱罵，惹得徐宣性起，指揮奴僕，將嵩女梳去外衣，赤條條的綁住柱中，要他俯首受污；嵩女倔強如故，宣反易怒爲笑，取出一張軟弓，搭住箭幹，戲把嵩女作箭靶，接連射了好幾箭，斷送了名媛性命；反擲弓地上，大笑不止；當下將女屍拖出，藁葬城東。嵩家失去嬌女，自然向太守鳴冤；偏太守憚宣威勢，不敢按驗，一味的延宕過去，經嵩家再四催請，

終無音響。可巧有個東海相黃浮，剛正著名，不畏強禦，當由臺家具詞申控，果然朝進冤詞，夕蒙批准；下邳爲東海屬縣，浮正好秉公辦理，立飭幹吏傳到徐宣，面加訊鞫，宣尙狡詞抵賴，再將宣家屬一併拘入，無論老少長幼，各自審問，免不得有人招認，一經質對，宣亦無從狡展；惟還仗着乃叔勢力，不肯服罪，浮竟命左右褫宣衣冠，將他反剪，喝令推出斬首；掾史以下。爭至浮前諫阻，浮奮然道：「徐宣國賊，淫兇無道，今日殺宣，明日我卽坐罪，死亦瞑目了！」說着，卽起座出轅，親自監斬，榜罪通衢，暴屍市曹，都中無不稱快。獨徐璜得宣死耗，大爲怨恨，便入白桓帝，捏造謊言，只說黃浮得了私賄，妄害姪兒；桓帝信以爲真，卽將浮革職論罪，輸作左校。嗣復令左悺兄勝，爲河東太守，皮氏縣長趙岐，恥爲勝屬，卽日棄官歸里；岐爲京兆人氏，總道歸田守志，可以無虞，那知京兆尹換一新官，乃是唐衡兄玆，與岐有隙，誣稱岐竊帑逃回，飭吏收捕；岐先得風聲，走匿他處，吏役無可報命，索性把岐家族，盡行拘去，迫令將岐交出，岐聞全家被繫，奔竄益遠，那裏敢投案？唐玆卽將岐家族數十人，一體駢戮，只有岐隱姓埋名，逃至北海市中，賣餅爲生。北海人孫嵩，見岐儀容雅秀，料非凡品，因卽載俱與歸，藏置複壁中；後來諸唐失勢，岐乃復出，再拜并州刺史。事見後文。

且說太尉黃瓊，因病免官，繼任爲太常劉矩；矩係沛人，前爲雍邱令，以禮化

民，民有爭訟，輒傳引至前，提耳訓告，說是忿恚可忍，縣署不可入，使他歸家自思，兩造聞言感悟，往往罷去，因此獄訟空虛，循聲卓著；累遷爲朝中首輔，頗號得人。未幾司空虞放，亦因事免歸，再召黃瓊爲司空，瓊固辭不獲，勉強就職，月餘復乞休歸去；乃進大鴻臚劉寵爲司空，寵籍隸東萊，曾出守會稽，除煩苛，禁非法，郡中大治，被徵爲將作大匠，襁被起行，途遇五六老叟，各資百錢，奉作臚儀；寵慰諭道：「父老遠來送行，得毋太苦？」諸老叟齊聲道：「山谷衰民，未識朝儀，但知前時太守，事務苛征，郡吏奉令催迫，日夜不絕，無人敢安；今自明府下車以來，吏不追呼，犬不夜吠，小民何幸，得遇使君？乃聞朝廷徵公內用，無從挽留，不得已來此送公，明知百錢不足爲臚，惟思公兩袖清風，不願多受，區區奉敬，聊表誠意罷了！」寵溫顏答道：「我政何能盡如叟言？只是煩勞父老，未便却情。」說至此，卽將諸老叟所奉各錢，選出大錢一枚，總算收受，餘皆却還，遂與諸老叟拱手告別；後人稱爲劉寵一錢，便是爲此。寵人都爲將作大匠，轉調大鴻臚，超遷司空，與劉矩同爲東漢良輔，且當時司徒种暠，亦有重名，三人齊心輔政，闡豎等稍稍斂迹，號稱清平。故太尉李固幼子燮，奉詔徵入，向姊文姬辭行，文姬戒燮道：「我家血食將絕，幸存我弟，得延一脈，重見天日，此去不患不得官，惟得官以後，宜杜絕交游，勿妄往來，更不可恨及梁氏，或有怨言；否則牽連

主上，禍且重至了！」爕唯唯而去，入朝得爲議郎。已而王成病逝，爕追憶舊恩，依禮奉葬，每遇四節，必特設上賓位置，虔誠奉祀，這也可謂以德報德，不負恩人了。延熹三四年前，西羌復叛，護羌校尉段熲，屢次出討，無戰不捷，可奈羌衆刁頑，出沒無常，此去彼來，彼仆此起，累得河西一帶，雞犬不寧。燒當、燒何諸羌，先寇隴西、金城，已被段熲擊退；嗣又有先零羌、零吾羌等，進寇三輔，轉入并、涼二州，段熲復調集湟中義從諸兵，前去堵截。偏涼州刺史郭閼，貪功忌能，多方牽掣，使不得進，義從諸兵，役久思歸，陸續潰叛；郭閼且上書劾熲，反咎他不能撫下，遂致朝廷震怒，逮熲下獄，輸作徒刑。河西失一長城，羌衆愈熾；時皇甫規爲泰山太守，平定劇賊，叔孫無忌威震一方，他本家居安定，熟悉羌情，因聞叛羌猖獗，志在奮效，乃卽慨然上疏道：

自臣受任，志竭愚鈍，實賴兗州刺史牽輿之清猛，中郎將宗資之信義，得承節度，幸無咎譽；今猾賊就滅，泰山略平，復聞羣羌並皆反逆，臣生長郿岐，年已五十有九，昔爲郡吏，再更叛羌，預籌其事，有誤中之言，臣素有痼疾，恐犬馬齒窮，不報大恩，願乞冗官，備單車一介之使，勞來三輔，宣國威澤，以所習地形兵勢，佐助諸軍。臣窮居孤危之中，坐觀郡將，已數十年矣，自鳥鼠山至東岱，其病一也。力求猛敵，不如清平，勤明吳孫，未若奉法，前變未遠，臣誠

威之；是以越職盡其區區，伏賜垂鑒。

這疏呈入，有詔令規爲中郎將，使持節監關中兵，往討諸羌。規受命西行，既至涼州，立即部署兵馬，出擊羌衆，斬首至八百級，羌衆乃退；規復曉諭威信，隨機招撫，相率畏懷，互爲勸降，投誠至十數萬人。到了次年，沈氏羌又入寇張掖、酒泉，規發降羌往禦，適值暮春霖雨，疫氣薰蒸，軍中陸續傳染，十死三四，規親至營帳，巡視將士，三軍感奮，壁壘一新，羌人望風震懼，遣使乞降。安定太守孫儁，屬國都尉李翕，督軍御史張稟，貪殘狼藉，多殺降羌；涼州刺史郭閎，漢陽太守趙烹，又皆倚恃權貴，不遵法度，規按罪條奏，或免或誅，羌人更不勝感激，翕然聽命。沈氏羌豪滇昌、饑猛等，帶領十餘萬口，共詣規營，長叩請罪；當由規善言撫慰，扶令起身，延入座中，曉示禍福利害，滇昌等應聲如響，歡躍而去。看官試想！如皇甫規這番功績，應該從優議敘，晉錫崇階；誰知朝中腐豎，因他劾去私黨，且沒有甚麼私贈，竟在桓帝面前，交相纒構，反譖規賄囑羣羌，虛詞降服，桓帝糊塗得很，遽下璽書規；憂憤交并，因復上書自訟道：

四年之秋，戎蠱醜戾，爰自西州，侵又涇陽，舊都懼駭，朝廷西顧，明詔不以臣愚驚，急使率軍就道；幸蒙威靈，得振國命，羌、戎諸種，大小稽首，所省之費，約一億以上，以爲忠臣之義，不敢告勞，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；然比方先

事，庶免罪悔，前踐州界，先奏郡守孫傳，次及屬國都尉李翕，督軍御史張稟，旋又劾涼州刺史郭閎，漢陽太守趙熹，陳其過惡，執據大辟，凡此五臣，支黨半國家，下至小吏，所連及者復有百餘，吏託報將之怨，子思復父之恥，載贄馳車，懷糧步走，交構豪門，競流謗議，云臣私賄諸羌，讎以錢貨，若臣以私財，則家無擔石，如物出於官，則文簿易考，就臣愚惑，信如言者。前世尙遣匈奴以宮姬，鎮烏孫以公主，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，則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貴，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？自永初以來，將出不少，覆軍有五，動資巨億，有旋車完封，輸入權門，而名成功立，厚加爵賞；今臣還督本土，糾舉諸郡，絕交離親，戮辱舊故，衆謗陰害，固其宜也！臣雖汙穢，廉潔無聞，今見覆沒，恥痛實深，傳稱鹿死不擇音，謹冒昧略上！

桓帝得書，雖然免譴，但仍將規召還都中，使爲議郎。中常侍徐璜、左悺，尙欲向規求賂，屢遣私人問規功狀，規終不一答；璜惱羞成怒，再將前案提起，迫規就吏，規毅然對簿，詞不少屈，親友屬僚，多勸規從權貶節，且各欲爲規釀貲，餽遣權閹，規誓死不從，於是羅織成獄，說是餘寇未絕，坐繫廷尉，罰令至左校署充工；幸虧三公從中解救，又有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，詣闕陳書，代規鳴冤，規始得赦罪，罷遣歸家。會南中變起，長沙、零陵一帶，盜賊嘯聚，進攻桂陽；艾縣賊又相繼

響應，焚長沙，掠益陽；零陵、武陵諸蠻，復乘勢蠢動，四出規掠。御史中丞盛修，奉詔往討，反爲賊敗；南郡太守李肅，棄城逃生；主簿胡爽，叩馬諫靜被肅殺死，朝廷捕肅處斬；臧恤爽子，特令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，督兵勦賊。緄見前時所遣將帥，往往被宦官陷害，因請中常侍一人偕行，監察軍費，乃命張敞監軍；前武陵太守應奉，有德及民，輿情翕服，緄又調令同往，及抵長沙，便使奉曉諭賊衆，賊果釋械請降；進擊武陵蠻，斬首四千級，受降十餘萬，荊州平定。緄歸功應奉，薦爲司隸校尉，自乞骸骨歸里，有詔不許；惟宦官向緄索賂，不得如願，遂嗾使監軍張敞，奏稱緄挈美婢二人，戎服從軍，又至江陵勒石紀功，妄爲誇張，請下吏案驗；尚書令黃儁，謂緄無罪，纔得罷議。越年桂陽復亂，由太守陳奉討平，緄終坐此免官。前冀州刺史朱穆，復起爲尚書，目睹宦官驕橫，不忍緘默，因申疏力諫道：

案本朝故事，中常侍參選士人，建武以後，乃悉用宦者，自延平以來，寢益貴盛，假紹璫之飾，處常伯之任，天朝政事，一更其手，權傾海內，寵貴無極，子弟親戚，竝荷榮任，故放濫驕溢，莫能禁禦，凶狡無行之徒，媚以求官，恃勢怙寵之輩，漁食百姓，窮破天下，空竭小民，愚臣以爲可悉罷省，遵復往初，率由舊章；更選海內清淨之士，明達國體者，以補其處，則陛下可爲堯、舜之君，衆僚皆爲稷、契之臣，兆庶黎民，蒙被聖化矣！

疏入不省；朱穆待了數日，未見批答，乃入朝進見，伏闕面陳道：「臣聞漢家舊典，嘗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，省覽尚書事，有黃門侍郎一人，傳發書奏，這三人統用士族；自和熹太后臨朝，不接公卿，始用閹人爲常侍少黃門，通命兩宮，嗣是以後，權傾人主，窮困天下，今宜一律罷遣，博選耆碩，與參政事，方可追復前規，再臻盛治。願陛下勿疑！」桓帝聽着，默不一答，面上且現出怒容，穆伏不肯起，當由左右傳旨令退，好多時方纔起來，徐徐退去。宦官恨穆切直，屢加詆毀，穆憤不得伸，疽發背上，未幾病終，享年六十有四。總計穆居官數十年，蔬食布衣，家無餘產，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，虔恭機密，守死善道，宜蒙旌寵；桓帝乃下詔褒敘，追贈穆爲益州太守。先是穆父頡爲陳相，修明儒術，頡歿後，由穆與諸儒考依古義，諡爲貞宣先生；及穆病逝，陳留人蔡邕，復與門人述穆體行，諡爲文忠先生。前太尉黃瓊，家居二年，老病益劇，自思權闡當道，未能力除，常引爲己憾；特草成遺疏千言，使人資至闕廷，由小子節錄如下：

陛下初從藩國，爰升帝位，天下拭目，謂見太平；而卽位以來，未有勝政，諸梁秉權，豎宦充朝，重封累職，傾動朝廷；卿校牧守之選，皆出其門，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，殷滿其室，富擬王府，勢回天地；言之者必族，附之者必榮，忠臣懼死而杜口，萬夫怖禍而木舌；塞陛下耳目之明，更爲壘譬之主；故太尉李

固、杜喬，忠以直言，德以輔政，念國忘家，隕歿爲報，而坐陳國議，遂見殘滅，賢愚切痛，海內傷懼。又前白馬令李雲，指言宦官罪穢宜除，皆因衆人之心，以救積薪之敝；弘農杜衆，知雲所言宜行，懼雲以忠獲罪，故上書陳理之，乞同日而死；所以感悟國家，庶雲獲免。而雲旣不幸，衆又并坐，天下尤痛，益以怨結，故朝野之人，以忠爲諱。尙書周永，昔爲沛令，素事梁冀，藉其威勢，坐事當罪，越拜令職；及見冀將衰，乃陽毀示忠，遂因姦計，亦取封侯；又黃門協邪，羣輩相黨，自冀興盛，腹背相親，朝夕圖謀，共構姦宄，臨冀當誅，無可設巧，復記其惡，以要爵賞；陛下不審別真僞，復與忠臣竝時顯封，使朱紫共色，粉墨雜蹂，所謂抵金玉於沙礫，碎珪璧於泥塗，四方聞之，莫不憤嘆。臣至頑驚，世荷國恩，身輕位重，勤不補過；然懼於永歿，負釁益深，敢以垂絕之日，陳不諱之言，庶有萬分，無恨三泉。

這本奏章，也是自知必死，盡言規主；怎奈桓帝沈迷不醒，看了這班刑餘腐豎，好似再造恩人，無論他如何兇橫，總是不忍攆逐，坐使赤膽忠心的黃世英，飲恨以終；計聞朝廷，總算予諡忠侯，追贈車騎將軍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臨死猶聞上詠章，良言未用志難償；臣軀雖逝忠常在，贏得千秋一字香。

黃瓊既歿，四方名士，爭往會葬，多至六七千人；獨有一儒生前來弔喪，舉動行止，與衆人迥不相同。欲知此人來歷，待下回表明。

東漢時代，循吏頗多，往往升任三公，匡輔王室，而朝政未聞有起色者，君失其明，內蔽羣小，而三公不能久任故也。試觀劉寵之卸任會稽，僅受一錢，其生平之廉潔可知，及擢任司空，與劉矩、种暉等同心輔政，應不難坐致太平，然而庸主之昏迷如故，雖有良輔，無能爲力；況置三公如弈棋，不久而皆聞罷免耶？段熲、皇甫規、馮緄等，竝有功加罪，朱穆力諍而不用，黃瓊死諫而不從，漢之爲漢，大勢可知。寧待黨錮禍起，正士一空，而始見東京之淪替歟？

第五十二回 導後進望重郭林宗 易中宮幽死鄧皇后

却說黃瓊歿後，會葬至六七千人，就中有一儒生，行至塚前，手携一筐，從筐中取出絮包，內裹乾雞，陳置墓石，再至塚旁汲水，即將乾雞外面的絮裹，漚入水內，絮本經酒漬過，入水猶有酒氣，當下取絮酬墓，點點滴滴，作爲奠禮；復向筐內探出飯包，藉用白茅，然後拜哭盡哀，起身携筐，掉頭竟去。會葬諸人，先見他舉動異常，不便過問，惟在墓旁歛坐默視，到了該生去後，方交頭接耳，猜及姓名；太原人郭泰，首先開口道：「這定是南昌高士徐孺子呢！」陳留人茅容，素善高談，便應聲道：「郭公所言，想必無訛；容當追往問明便了！」說着，即據鞍上馬，向前急追，約行數里，果得追及，問明姓氏，確係徐穉，表字孺子；容便沽酒設肉，與爲賓主，兩人小飲頗酣，性情款洽，容乘間談及國事，穉微笑不答；惟問至稼穡，方一一相告，待至飲罷，彼此起身揖別，穉始與語道：「爲我謝郭林宗，大樹將顛，非一繩所能維，何必栖皇皇，不遑寧處呢？」容即返告郭泰，泰不禁嘆息，或向泰進言道：「茅生非不可與言，孺子乃未肯與談國事，豈非失人？」泰搖

首道：「孺子爲人，清廉高潔，飢不可得食，寒不可得衣，今爲季偉飲食，明是視爲知己，刮目相看；若不答國事，便所謂智可及，愚不可及哩！」看官聽說，這季偉就是茅容表字，容家居陳留，年至四十餘，在野躬耕，與同儕避雨樹下，衆皆踞踞，惟容整襟危坐，郭泰適過道旁，見容造次盡禮，就揖容與語，借着尋宿爲名，意欲寓居容家；容坦然允諾，留泰歸宿。黎明卽起，殺雞爲黍，泰總道是餉客所需，未免過意不去，那知容殺雞奉母，及與泰共餐，只有尋常菜蔬，未得一臠，泰食畢與語道：「君真高士，郭林宗尙減牲縮膳，儲待賓客，君乃孝養老母，好算是我良友了！」因勸令從學，終成名士。泰明能知人，素好獎引士類，後進多賴以成名；鉅鹿人孟敏，嘗負甌墮地，不顧而去，可巧泰與相值，召問敏意，敏直答道：「甌已破了，回顧何益？」泰見他姿性敏快，亦勸令游學，果得成名；陳留人申屠蟠，九歲喪父，哀毀過禮，服闋猶不進酒肉，約十餘年；當十五歲時，聞得同郡孝女緱玉，爲父報讎，殺死夫從母兄李士，被繫獄中，他卽邀集諸生，替玉訟冤道：「如玉節義，足爲無恥子孫，隱加激勵；就使不遇明時，尙當旌表廬墓，況一息尙存，遭際盛明，怎得不格外哀矜呢？」外黃令梁配，覽書感動，乃減玉死罪，但處輕刑，鄉人稱爲義童；惟因家世貧賤，不得已傭作漆工，泰聞蟠義俠有聲，特往與相見，假資勉學，蟠遂得以經藝名家；此外教授子弟，不下千人，惟不願出仕，故太尉黃瓊

等，屢次召，泰終不應，有人從旁勸駕，泰喟然道：「我夜觀乾象，晝察人事，天辟已示廢，如何再能支持呢？」話雖如此，但尙周游京邑，誘掖後進，不遺餘力。

時有蒲亭長仇香，以德化民，嘗令子弟就學，暮年大化；有頑民陳元不孝，被母告發；香親至元家，爲陳人倫孝行，反覆曉諭，元不禁感泣，立誓悔過，終爲孝子；考城令王奐，聞香賢名，召爲主簿，且與語道：「君在蒲亭，使陳元不罰而化，政績可嘉；但古人有言：『嫉惡如鷹鷂。』」君得毋尙少此志麼？」香答說道：

「鷹鷂究不若鸞鳳，香所以不願出此哩！」奐嘆息道：「枳棘非鸞鳳所栖，百里非大賢所駐；今日太學諸生，曳長裙，蜚聲譽，皆不若主簿，何苦鬱鬱居此，埋沒一生？」香辭以無資，奐持捐俸一月，遣令入都。香既進太學，與同郡符融毗舍鄰居，融性喜交游，賢客不絕，見香閉門自處，便乘暇過語道：「京師爲人文淵藪，英雄四集，君奈何不與結交？」香聞言正色道：「天子設太學，難道使諸生徒騁游談麼？」說得符融嗒然若喪，俯首趨出。旣而融轉告郭泰，泰投刺往訪，與談數語，當即起拜道：「君足爲泰師，不止爲泰友哩！」嗣香學成歸里，仍然杜門謝客，無心仕進，隱居終身；惟泰往來如故，雖係屠沽卒伍，向他問業，無不收受。陳國童子魏昭，慕泰重名，踵前相請道：「經師易遇，人師難求，願爲先生供給灑掃！」泰卽令爲弟子，隨時指導，旋卽成材。扶風人宋果，行爲驕暴，太原人賈淑，性情險